



当代
学术校镜
译丛

/ 新 / 学 / 科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著
陈仲丹 译

后殖民理论

——语境 实践 政治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新学科系列—

后殖民理论

——语境 实践 政治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著

陈仲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英）穆尔-吉尔伯特著；陈仲丹译。—2版。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3664-4

I. 后... II. ①穆... ②陈... III. 殖民主义-文学流派-研究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92147 号

*

Copyright © by Bart Moore-Gilbert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97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Verso.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21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

[英]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陈仲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4756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24 千

2007 年 7 月第 2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3664-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主编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母亲玛利斯、我的兄弟帕特里克、埃姆斯和林赛,并以此纪念我的父亲 S. M. (比尔) 穆尔—吉尔伯特以及盖姆·沃登先生,他们 1949—1965 年住在坦噶尼喀/坦桑尼亚。

Mwanangwa ni fiya hufa kwa bidiya akenda akiya huyo si mwanangwa. *

* 通常有前殖民地文化背景的后殖民作家和批评家喜欢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上一段当地的文字,如用毛利人的方言来拼写,以显示作者突破西方文化传统的跨文化倾向。这些文字往往难以译出,此处这句话疑是坦桑尼亚人使用的斯瓦希里语。——译者注

~ 致谢 ~

本书得益于不少人的帮助和支持。我尤其要感谢彼得·休姆,是他最早主动好意地细心审阅了这本书的全部草稿。我还一定要感谢康纳尔·卡维尔、斯蒂芬·斯利蒙、加雷思·斯坦顿、威利·马利、海伦·卡尔、苏希拉·纳斯塔、马克·罗珀、萨姆·史密森以及亚历克斯·西尔斯诸位,他们读了草稿的部分章节。简·戴马雷和安德鲁·特弗逊对书中的注释助益颇多。玛丽亚·麦克唐纳分担了我所肩负的一些行政事务,使我能够按时写完书稿。凯特·特尔奇和斯蒂夫在其他方面对我提供了帮助。本书的编辑马尔科姆·伊姆里知道什么时候要耐心等待,什么时候不行。我还要感谢几组硕士研究生,他们在1993年后选了我开的选修课“后殖民小说:理论与实践”,他们所有人都鼓励并激励我,且不在意我在读小说时喜欢发的牢骚。我满怀感激之情地忘不了在国外居住期间在一个叫凯凯的地方,与阿兰·麦克拉克兰(多谢你的好客之情)之间所作的讨论,以及那里的条件(丰盛的啤酒),忘不了那里的朋友们,尤其是艾尔沙和听命于她的古拉姆。

1996年7月4日

空域无论乎东抑西。

吾等意即以分彼此，遂笃信之。

佛陀：《楞迦经》

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双方永不相聚，
自从上帝判决分开天地时就是如此。

吉卜林：《东西方之歌》

“东方”和“西方”的观念……总是“客观真实的”，即使分析表明它们只是一种通常的，抑即是一种“历史—文化”建构。

葛兰西：《狱中札记》

尽管近年来在重新规划传统学科的样式以及文化分析的模式方面,后殖民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现在仍然遇到了众多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自专业以外的批评意见和专业内部不断增加的意见分歧。本书主要探讨有关后殖民理论最近的争论,在有些人看来,显然以后殖民理论为一方以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为另一方,双方的差异愈益明显。我的书把后殖民理论当作刚刚形成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方法论上与法国的“高雅”理论——尤其是与雅各·德里达、雅各·拉康和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有关联。实际上后殖民理论就是指爱德华·赛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著作。这是法国的“高雅”理论对后殖民分析的“涉入”,或许引起了现在许多最热烈的批评论辩,激起了赞同和反对各持一端的意见。表示赞同态度的代表作是罗伯特·扬的《白人神话》(1990),在他后来写成的《殖民欲望》(1995)一书中宣称“在历史著作中有一种新的发展线索”,称后殖民理论家有“神圣三剑客”的三个主要人物。扬认为,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对有重大文化—政治意义的国家、文化和种族间的关系重新作了激进的界定。相反,诺贝尔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用一种病态的语调指责法国人的理论,这种语调在通常对后殖民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中司空见惯。沃尔科特抱怨“法国的评论像死鱼一样”已经“发臭”“腐烂”,他认为:“这让人相信魔鬼也是法国人。”

在前四章中,纯系为了使之明确并攸乎根本,我要采纳在后殖民理论与范围更广的后殖民批评双方之间已经形成的划分较为明晰的做法。不过,即使在这一阶段我也要强调,我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确实如此,相信两者之间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看法,使我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试图在后殖民理论的热情支持者和激烈反对者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并将广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协调起来。比如,就像我在第二章中要详加阐述的那样,赛义德

的经历表明,他在不断地对某些“高雅理论”感到失望,而正是这些理论帮助他写成了《东方主义》一书(《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对书名的翻译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详见《读书》杂志2000年第四期罗厚立文“‘东方主义’与‘东方学’”。——译者注)。差不多就在这部有创见的著作出版后不久,赛义德开始有所变化,以致他在十年后正致力于在他的著作与“英联邦”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之间找到共同点(所谓“英联邦”文学研究是指站在殖民主义立场研究英联邦范围内的文学活动,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则持反殖民主义观点。它们之间的政治倾向本是互相对立的。——译者注)。

我并不是要说,后殖民批评在臆想和程序方面既带有幼稚的实证主义倾向又带有纯粹的经验主义倾向。尽管后殖民批评通常是以不同的较易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因而它就不像后殖民理论那样让读者感到难懂,但它通常也是或明或暗高度理论化的(在许多后殖民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尤其明显)。不管怎么说,正如巴巴拉·克里斯琴所说,“理论”不必被西方人和非西方人(或是西方人中的主流阶层和非主流阶层)以同一种方式理解。因此,我也不想断言,在以理论为一方实际批评为另一方两者之间有某些截然的界限。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都在用与许多后殖民批评家相似的方式致力于对文本与话语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我也不想调和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以为它们虽不一样但其内部有一致的活力。正如我们在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臆想、取向以及程序几个方面它们分为分析的两个分支领域,有时就是其各自的内部也是自相矛盾的。

有一个例证可以充分证实这一论点,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分析的后殖民模式中居于何种地位的争论。在后殖民理论的阵营内,斯皮瓦克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包括其“经济”的部分)的适用与有效,而巴巴却持敌视态度。相比较而言,赛义德则归依不定。我们将看到,他在其东方主义的组合中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但同时他又在著述生涯中深受马克思主义“文化”部分的影响,不过是有所取舍地这样做。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和其他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关系有兴趣的人也同样对此态度不一。艾贾兹·阿赫默德、阿里夫·德里克、本尼塔·帕里、钦维祖(Chinweizu)、恩古吉·瓦·辛格(Ngugi Wa Thiongo)和尼尔·拉扎勒斯极力主张,重新采用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规范后殖民分析中经常讨论到的许多问题的最佳方式。另外在论及各种像C. L. R. 詹姆

斯·埃米·塞泽尔和弗朗兹·法依这样的早期批评家时,假如有时会感到矛盾费解,这时马克思主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反,像沃尔·索因卡、克里斯托弗·米勒、保罗·吉尔罗伊和罗伯特·扬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早期西方人道主义试图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分析模式做“普遍”阐释的反映,而这种阐释在解释非西方语境的特征和差异时就时常有失公正。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要叙述后殖民研究的成就以及现在通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不过我要重点叙述来自这一领域内外两方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指责,主要部分一般都以其论点来排列,这种论点在政治上与占主导地位的新殖民知识体系交织在一起。这类指责总是声称:后殖民理论产生于西方的学术机构自然而然地就阻止它能够作出激进的有创见的文化分析。为了说明这些论点,我要讲到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对文化与(新)殖民主义之间复杂关系所作的那种固有的分析模式,以此阐明后殖民理论产生的来龙去脉。

后面三章专论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试图对他们的著作作出详细耐心的批评性释读,以进一步阐释第一章中所罗列的指责的理由。自从罗伯特·扬在《白人神话》(1990)中首次对这三个人作了比较研究以后,他们各人都有重要的新著作问世,其中主要有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1990)和《在教学机器之外》(1993)、巴巴的《国家与解说》(1990)和《文化的定位》(1994)。由于这些主要新著作的出现,有关后殖民理论身份、政治、目的和地位的争论也就相应地在规模(和热烈程度)上随之增长。因此我写这部著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明确地评析这些批评家所写的新著作,他们反思了自己以前的著作,我还要评析在此期间围绕这些新旧著作出现的争论。

在这三个较长的章节中,我同时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和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所谓“细读”(或许带有讽刺意味)等同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我这样做的重要原因是不满足于人们在轻率地泛论后殖民理论时往往总是显得那么笨拙、粗劣、不切题。因此,我觉得对后殖民理论有兴趣就应该对有关的批评家作较为详实的分析。于是我就要尽可能接近地评析有关后殖民理论的著作(尤其是1990年以来出现的著作),弄清它们主要的前提、论点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同等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严格审视。

在第五章中,我要重新考虑在第一章中通过批评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

所阐释的对后殖民理论总体上的反对意见,至少要提出一些需要修正之处。我要继续对在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的其他领域之间新近出现的分歧重新作出评价。我还要提出,无论在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在诸如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沃尔·索因卡和威尔逊·哈里斯这样的后殖民批评家为一方与像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样的理论家为另一方的两类人的著作中有明显的一致之处,而这是被忽视的,至于他们不时在对一些重要的观念进行分析解释以及在对一些共同采用的批评程序作安排时表现出的明显不同之处也必须指出。

在结论中,我要提出,现在后殖民理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后殖民批评所遇到的,尤其是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不同的后殖民社会组合和利益与其所进行的各种批评实践协调一致,同时又尊重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特性。为此,我比别人更倾向于认为现在对后殖民理论所表现出的一些赞同或是反对的浪潮都同样被误导了。因而,在我对后殖民理论有兴趣时,不时产生的怀疑使我认识到至少有些对后殖民理论反对的意见是不容轻视的,必须严肃对待。我不能苟同罗伯特·扬的那种乐观态度,他称赛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等人的著作是“历史著作的新逻各斯”,这些著作的传播会有助于开辟一个勇敢的文化解放的新世界。而同时后殖民理论的阐述者和支持者又在继续忽视甚至不屑于后殖民领域其他政治和文化范围以前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在另一方面,由于在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之间有许多显而易见完全一致的地方,后殖民批评的阐述者和支持者同样也没有什么理由对后殖民理论不屑一顾。

目 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致谢	1
序言	1
第一章 后殖民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	1
质疑后殖民	6
后殖民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	9
宗主国中对“帝国文学”的研究,1945—1980 年	16
宗主国中对后殖民文学的研究,1965—1980 年	19
第二章 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及其他	27
《东方主义》中的矛盾	33
解读《东方主义》	44
《东方主义》之外:文化、帝国主义、人道主义	52
第三章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解构的曲解	65
对后殖民理论的解构实践	73
在后殖民框架中“直率的”女性主义	81
结论:斯皮瓦克的“崩溃中的重现”	87
第四章 霍米·巴巴:“巴别塔式的展现”	104
现代性、后殖民与后现代	110
“无源主体”:主体性、抵抗、政治	118
“惊人的骗局”:后殖民理论与精神分析政治	127
第五章 后殖民批评与后殖民理论	139
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	154

结 论 后殖民的未来：分崩离析	171
索引	188
译者后记	205

后殖民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同样都包容了一系列实践,在全世界众多不同的公共机构的各种学科内进行。许多这些实践在“后殖民”这个词开始流行前很久就已产生,现在通常被追溯为或勉强作为文化分析的后殖民模式。任何斗胆要编写这些实践历史的人都可能至少要从 20 世纪初开始,要从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著作写起,像非洲裔美国思想家 W. E. B. 杜波依斯和南非思想家索尔·普拉杰(Sol Plaatje)这些人(有人认为还可再早些)。她或是他需要研讨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诸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20 年代的哈莱姆(哈莱姆是美国纽约市的一个黑人聚居区,当地保留了较多的黑人传统文化。——译者注)文艺复兴以及四五十年代的黑人文化运动。这样的一部历史需要提到地理、思想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各种人,比如大部分时间住在伦敦的特立里达人 C. L. R. 詹姆斯,最初来自马提尼克岛但又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积极参加者的法朗兹·法依,还有非洲的批评家钦努阿·阿契贝、安塔·狄奥普(Anta Diop),长期住在澳大利亚的印度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为了公正地评判这段其“影响和发展”从未被适当叙述的历史,还需要注意一些拉丁美洲批评家的观点、60 至 70 年代“英联邦”文学的研究以及以非欧洲语言写成的各种美学理论,现在这些都被当作后殖民批评的先驱。

显然后殖民批评在欧美以外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而其出现在西方的学术机构尤其是英国大学的文学系则比较晚(虽然我不想使自己视野太偏狭,但也要说明下面所述的内容都是我在英国从事文学批评时形成的)。这种晚出现的一个标志是在英国一些较新、较有影响的文化描述和批评理论的著作中,后殖民批评仍未被当作一种单独的分析类型,这些著作有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1976 年出版,1983 年出修订版)、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1983)和拉曼·塞尔登的《批评理论》(1988)。确实,对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前期出现在英国大学的“英语研究危机”的再探讨表明,现在称之为后殖民关怀和后殖

民批评模式对反思文学研究的领域影响甚小。因而在那动荡的时刻,梅休因新风出版社(Methuen New Accents)为试图重新确定规范出版了一些书,有1982年出版的彼得·威多森写的《重读英语》和1985年出版的珍妮特·巴茨勒写的《重写英语》,这些书都未能详细涉及现在所说的后殖民话语分析或是现在已有了很大发展的新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的范畴。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本评述后殖民批评的著作问世,这是比尔·阿什克罗夫特、加里斯·格里菲思和海伦·蒂芬合著的《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逆写帝国》又被译为《重写帝国》、《帝国反击》。赛义德称这本书为“正如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的标题所暗示的,溯写到宗主国文化,打破欧洲撰写的东方和非洲叙事,用一种更具游戏性质的或更强大的新叙事风格取代它们”。《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译者注);在这一领域批评性的教材迟至1993年才出版,这是由帕特里克·威廉斯和劳拉·克里斯曼合写的《后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

尽管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学术机构尤其是在英国的文学系作为一种实践历史并不长,但至少在表面上它仍然对现有文化分析的模式有很大影响,最为关心的是种族、民族、帝国、移民和族性与文化成果的相互关联。这种影响的一个标志是在60年代后期,有关英语新文学或是其他领域诸如“帝国与文学”这样的本科生课程在英国的大学很少开设,曾经在里兹大学和肯特大学开设,而现在有关后殖民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课程在所有大学英语系的课程表都有,除非是些最传统的大学(并非巧合,这些大学常常是些最负盛名的大学)。到70年代中期,结合英语和一种或几种“新”文学研究的学位课程一门门出现,近来的发展是出现了一整套硕士学位课程以进行各种“后殖民研究”,尤其是在肯特、沃里克(Warwick)和埃塞克斯大学最为典型。

与这一变化相应的是出现了新的学术成果。比如现在有了各种专门从事研究后殖民文化和批评问题的期刊,其中有《英联邦文学杂志》、《埃里厄尔》(Ariel)、《非洲文学研究》、《库纳皮皮》(Kunapipi)、《英语新文学学报》、《英语世界文学》、《第三文本与瓦萨费里》(Wasafiri)》。在80年代前期,后殖民领域研究工作的加强还体现在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期刊也普遍予以重视,出版了专辑。下面所列的有关期刊名单并不完全,这些期刊有《批评研讨》(1985和1986)、《新文学史》和《文化批评》(1987)、《牛津文学评论》(1987和1991)、《碑铭》和《南大西洋季刊》(1988)、《性》(1991)、《公众文化》和《社会文

本》(1991)、《耶鲁法国研究》、《剑桥评论》、《历史工作室》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1993)、《新组合》和《文学与历史》(1994)。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各种有关后殖民问题的会议激增。光是在英国,就有罗汉姆顿(Roehampton)研究所1983年主办的“文学与帝国主义”会议,埃塞克斯大学1985年主办的“欧洲及其他者(other)”会议,直到盖勒韦大学主办的“性与殖民主义”会议(1992),南班克(Bank)大学主办的有关英国黑人作品的会议,会议名称为“走出边缘”,以及伦敦大学英联邦研究所主办的“帝国、民族、语言”会议(两次会议都在1993年),沃里克大学1994年主办的有关爱德华·赛义德的会议,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1995年主办的有关法依的会议,北伦敦大学1996年主办的“跨越边界”会议。专业学会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网络也在介入后殖民批评领域,其范围和数量都在增加。这些协会有英联邦文学和语言研究学会、非洲文学学会、加勒比教师协会、开放大学后殖民文学研究组以及伦敦大学校际后殖民研讨班。

所有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实现,部分得益于大学以外机构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出版界,使得许多“原始”材料得以保存以支持许多这类新的活动。海涅曼出版社1962年开始出版非洲作家系列作品,在以后十年中又开始出版互为补充的加勒比作家系列,接着又出版了一套亚洲作家系列。同样,在70年代,朗曼公司推出了“击鼓”英联邦作家作品系列。最近,妇女出版社组织了一套黑人与第三世界妇女作家系列。使这些努力更为得力的是当代一些移民办的出版社的建立,这些出版社专门从事与后殖民问题有关著作的出版,在英国范围内有卡尔纳克出版社、新灯塔出版社和博格勒·卢弗图尔出版社(Bogle L'Ouverture)。就是在主要的学术出版社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对后殖民研究有兴趣,这些出版社包括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和维索出版社(Verso)。正如本书的注释所表明,已迅速出版了许多与后殖民批评和文化成果问题有关的专著(论文也在急剧增加)。

8

与英语新文学的分析和传播一样,后殖民批评也越来越注重探讨西方文化的主体,尤其是英语文学的规范,其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推动其在海外扩展的共谋关系。由像笛福、康拉德和吉卜林这些知名的人物研究为起点,现在注意的视点已转向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与帝国问题没有直接明显联系的作家。此外现在还已经开始考虑在各个时期和各场运动中帝国与文学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殖民视角大大地影响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解释,并有助于形成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出的新的重要解释。以C. A. 博德威尔逊的观点为代表的对维多利亚